

知往
鉴今

家乡那条河

□ 吴全云

在记忆的长河中，总有那么一方水土，承载着无尽的思念与眷恋。于我而言，那便是鸭河，它如同一根无形的丝线，紧紧缠绕着我的心。

鸭河，深藏在大巴山北坡的崇山峻岭中，作为平利八仙岚河上游的支流，恰似大地之上一条蜿蜒盘旋的银蛇。它穿梭在交错的山势之间，溪水潺潺，一路欢歌。沿着鸭河两岸，物华丰茂，这里滋养着四个自然村，五千余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，它是我们的母亲河。

回溯往昔，鸭河虽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致，却也因山水的重重阻隔，成了穷乡僻壤。我们的湖广移民先辈们，背井离乡来到这片土地，落草垦荒。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，刀耕火种成了主要的生产方式。然而，这种原始的耕种方法，却让这片土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——水土流失日益严重。每到雨季，看着那裹挟着泥沙的水流奔腾而下，乡亲们的心中满是无奈与苦涩。土地愈发贫瘠，温饱都难以维系，那段岁月，写满了乡愁与辛酸的记忆。

还记得小时候，听长辈们讲述过去的故事，那些为了填饱肚子而日夜操劳的画面，仿佛就在眼前。一家人挤在破旧的土茅草坯房里，外面下着雨，屋内滴滴答答地漏着水。每逢收获季节，望着那微薄的收成，大人们脸上总是布满了愁容。孩子们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，在泥沩的小路上奔跑，对未来充满了迷茫。

但鸭河儿女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，为了打破山水的禁锢，乡亲们齐心协力，辟山修路。无数个日夜，他们挥洒着汗水，用粗糙的双手，一寸一寸地凿出希望之路。排险架桥的过程中，乡亲们不畏艰险，在悬崖峭壁间穿梭，用生命和勇气搭建起通往外界的桥梁。更有一个相当长的年代，人们年复一年兴修水利，修田造地，将那荒芜的山坡改造成肥沃的梯田。在山坡上兴桑种茶，让这片土地重新焕发生机。

我的父亲便是这奋斗大军中的一员。他常常回忆起当年修路的场景，那时候，没有先进的机械设备，全靠人力一锹一镐地干。为了早日打通道路，他和乡亲们工地上吃睡，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，肩膀也被沉重的石块压得红肿不堪。但每当看到道路一点点延伸，心中便充满了希望。母亲则在庄稼地里辛勤劳作，从庄稼的种植、管理到收获，从茶树的种植、修剪，到茶叶的采摘、炒制，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她的心血。她常说，人勤地生金，温饱是从土里长出来的。

时光不负有心人，经过多年的努力，鸭河两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那是新时代的时雨春风给乡亲们带来的福祉和生机。近年来，“人不负青山，青山定不负人”这句话在鸭河得到了完美的诠释。脱贫攻坚的号角吹醒了这片土地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，更是为鸭河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。人们乘势而止，着力描绘这幅乡村新画卷。

如今，一条坦道如巨龙般直入云端，水泥油路如同毛细血管般连通山里人家。曾经的交通难题已不复存在，外面的世界走进来，鸭河的两边也走出去。八仙云雾茶凭借其独特的口感和品质，声名远播。茶园里，茶树郁郁葱葱，一垄垄茶树像是绿色的波浪。每到采茶季，漫山遍野都是忙碌的身影。茶农们熟练地采摘着鲜嫩的茶叶，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茶叶产业的兴起，让农民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，生活水平日益提高。

沿着鸭河一路前行，新居比肩而立，错落有致。每家每户的小院都精心打理，花园式的庭院成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。靛坪、号房、江西街、鸭河口等村落，村村入画。农旅融合的发展模式，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游览。游客们漫步在古朴的村落中，欣赏着凤凰展翅般的高山美景，探寻着幽谷的奇妙景观，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。

在江西街，古色古香的建筑错落有致，街巷蜿蜒曲折，那是留存移民先辈的古朴。街边的小店摆满了各种特色手工艺品和美食，游客们穿梭其中，感受着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。号房村则以其独特的云雾茶山风光吸引着游客，漫山茶园与民居花院在微风中摇曳生姿，与远处的青山绿水相映成趣。孩子们在河岸景观小品中嬉笑玩耍，大人们则在一旁拍照留念，享受着难得的悠闲时光。

鸭河口的风景更是别具一格，“大小狮凸河太极，象鼻门牙锁双龙。”鸭河在这里汇入岚河，形成了一片交汇的水域。河面上波光粼粼，偶尔有几只小鸟浮水面飞过，泛起层层涟漪。永星寨山崖伫立着一只硕大的石鸭，讲述鸭河古老的故事，每到傍晚，夕阳的余晖洒在水面上，整个鸭河口都被染成了金黄色，如梦如幻。

而我，每当回到家乡，走在熟悉的土地上，心中便涌起无尽的感慨。曾经的贫困与艰辛已成为历史，如今的鸭河，青山如染，清泉长流，美丽乡村如同一幅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。五十里烟村，处处洋溢着生机与活力，一方百姓乐业安居。

鸭河，这条我心中的母亲河，它见证了家乡的兴衰变迁，承载着我们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它不仅是滋养生命的源泉，更是我们灵魂的寄托之所。这条河从我记事起，无数优秀儿女走向外面的世界，成为国家的栋梁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它那潺潺的流水声，都将永远在我心中回响，成为一代又一代人们生命中最动听的旋律。

摘李子

□ 钟家强

家乡的李子熟了，我爱吃家乡的脆李。住在老家的小弟在电话中说，今年刘家李子园的脆李味道甜酸，好吃。大暑节后周六，回趟老家摘李子，一是找味蕾的感觉，一是见李子园的刘大李。

清早从安康驱车，一个小时车程，就到了李子园。李子园在界牌村村南大约一公里多的山坡上，三百亩连片的李子园，分布在村道的西南侧的坡地里。种植脆李的村民刘汉江，种脆李成功后，送雅号“刘大李”。

这里地势比较平坦，是一个可以让游人体验采摘李子的果园。来到李子园，见到李子园创办人刘大李，他头戴已发灰的草帽，把采摘的脆李装车发货。我喊他一声，他停下手中的活，黝黑的脸膛露出笑容，热情地向我介绍今年脆李的产量和销售情况，招呼到屋里喝茶。我说，你先忙着装车，我和朋友去李子园采摘些脆李吧。

站在高处，放眼望去，园内一丛丛李子树里，已有不少身穿红、粉、黄等各式服饰的游客人头攒动，采摘着李子。

我换上一件长袖衬衫，戴上遮阳帽，在李子园的人口处领了个竹篮，就进入了李子园。脆李十分诱人，那颗颗饱满，被白霜粉裹的球形李子挂在了枝头，特有的清香扑鼻而来。

那李子树呢，经过压枝和修剪，树冠大约两米左右，树枝伸展下垂，站在地上手伸就能摘下来。

摘李子的人中，听他们口音，有关中腔的、有说安康话的。看到有个抓着树枝采摘李子的小女孩，穿着李宁牌运动套装，见我来了，冲我笑着说：“老爷爷，这树上的李子真漂亮哦。”胖乎乎的手中举着一颗桃桃李子让我看，我说，你摘了颗超大李子哦，小女孩受到夸奖后，她告诉我：“今天我摘的脆李，一会就带回西安了，我跟爸爸妈妈一起从西安来的，昨天我们住在石泉风情园里，还吃了石锅鱼呢。”

大约十多分钟时间，我一竹篮李子就装得满满的。三伏天，太阳下的李子园里，虽然闷热，入园一会就汗流脸红，衬衣被汗水浸透，我腿上还被蚊虫叮咬了，但收获了摘脆李的乐趣。

带着一竹篮李子，出李子园，放置果棚里电子秤上，果农说五公斤，分装进果箱里，扫码付款。

在果棚里吹着空调时，看到摘李子的、买李子的人，已川流不息。喝了茶，凉快了，我，我给刘大李说，我回安康了。这时他拽着我，硬往车后备厢塞进几箱脆李，被我婉拒了。

我的家乡界牌村，位于凤凰山深处，素有栽植适生李子树习惯，家家房前屋后都栽种有李子树。家乡的李子，果实呈圆球形脆绿色，入伏后才成熟，属夏天晚熟品种。

摘脆李时，勾起了儿时和小伙伴一起偷偷摘青涩的李子吃，到处爬树摘李子的记忆。家乡脆李子个大皮薄，肉黄核小，口感清脆香甜，深受人们喜爱。

往事 弄不如烟

“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。我问燕子为啥来，燕子说，这里的春天最美丽。”

那天陪妻子到城墙上玩，突然听到一个稚嫩的声音正在唱着这首童谣，耳朵立马就被吸引住了。循声望去，看到一个穿着花裙子的小女孩一边跳着一边唱着。

我停下了脚步，站在那里，不知不觉地跟着哼了起来。七八只燕子在箭楼的天空叽叽喳喳地盘旋飞舞，追逐打闹。我的心一下子有了某种温润和惬意的感觉。瞬间，童年的老屋，老屋檐下的燕窝，院子里晾晒衣物的铁丝上以及燕子在电线上排排坐的模样，还有正值壮年忙碌的父母，年轻的姐姐哥哥，都一股脑地闪现在脑海，把我带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年代。

小时候，东厢房屋檐下有一个燕子窝。依稀记得初春，母亲突然发现院子里有几只燕子在飞，顿时满脸兴奋地对咱们说：“燕子该不会要在我们家垒窝吧！”

父母是乐于见到燕子在我家里垒窝的。因为燕子一直就被视为吉祥鸟，有“燕子筑巢”寓意人丁兴旺、幸福美满，所以全家人看到燕子在院子里飞舞，心里挺高兴。

果不其然，母亲发现，屋檐下有了个巴掌大的泥巴，粘着一些细碎的草梗，旁边还有个口子。父母别提多高兴了，逢人就说，“燕子在家里垒窝了。”“好几只呢！你抽空过来看啊！”便得四邻“啧啧”点头。此后，每年春天，三月刚过，便会看到几只小燕子飞来，在院子里鸣叫着，盘旋着，来来回回，仿佛在告诉每个人：我们回来了！

燕子来了，仿佛一切都变得好起来。随着气温逐渐变暖，先是地面上钻出了鹅黄色的草尖，再是那儿几棵榆树泛出了褐色的嫩芽，小东门外的枣树鼓起了嫩绿色的小苞。

大自然变绿，家人脸上的笑容多起来。父亲微笑着，目光随着燕子在院子里飞上飞下，飞高飞低，母亲更是笑得合不拢嘴，坐在院子里纳着鞋底，边看着燕子在院子里飞来来回回地飞着。有时一边纳着还一边数着，像在数着自家养的禽鸟到底有多少只。有几

人在旅途

扶犁是一种把式活儿，一般的农人都会干。

我在考大学之前，年年假期跟爷爷学习扶犁耕地。村里人教育孩子，却常常拿我做反面教材，说：“你不好好学习，将来跟吴家‘长耕’（我的乳名）一样。”

我听了非常生气，难道自己一辈子就这样跟在老黄牛的后面扶着犁把子？于是，扬起鞭子，使劲向老黄牛的脊梁抽去，被抽打的老黄牛，立刻毛发倒立，双耳举成了两把钢刀，目光愤怒得要爆炸，它拼命地向前曳着，犁铧在顽石上碰的哗哗作响，到了拐弯处，它一个猛回头就给了我一角，至今我的腋窝下还有一片伤疤。

爷爷见状，说：“你这样不行，心里有气不能撒给牛，牛跟人是一样的，有自己的喜怒哀乐，也懂人的意思，你发出的指令不明显或者偏激，让它无法理解，你反而要使劲儿地抽打它，让它在委屈中犯糊涂。你说，这是谁的错误？”

爷爷接过木犁做示范，嘴里“去去去”地叫着，鞭子高高扬起，又轻轻放下，让鞭梢儿画着柔和的弧线，仿佛与牛在商量，牛就温善了眼神，张着扇风的双耳，健开四蹄努力向前，先夹束紧的尾巴，此刻也慢慢地刷动起来，甚至在尾巴背上打成一个“圈”，显示着几分得意。两只赶热闹的二哥鸟，翩然而来，在牛背上蹦蹦跳跳。

老黄牛就这样来来回回悠然耕耘，肩头上冒出了一层银光闪亮的汗珠儿，嘴角上挂着两串雪白的口水泡沫，却没有丝毫的困倦与疲累！

看似慢，实则快，爷爷弯着脊梁，扶住弯弓的老木犁，还有奋力成弓的牛脊，三条相连的弧线，让

秦岭巴山怀中的陕南，是盛产玉米的，待到桂花飘香的时候，父亲就要打来电话，就简单的一句话：“你妈妈把玉米粒泡好了，等你来回磨浆耙哩。”

遥远的记忆里，浆耙上桌的时候，也就是月圆的时候，母亲为了营造节日的气氛，提前磨好浆耙，待到中秋节这天晚上，母亲就开始蒸浆耙了，等到锅里飘出甜香味，浆耙蒸好了，一轮圆月刚好升起来，挂在院头的桂花树上。桂花树下是团圆的桌子，摆着月饼、水果，主打是糍耙了，巧手的母亲把糍耙做成菱形、圆月形、爱心形。月光静静地从桂花树间泻下来，照在圆桌上，一家人围在桌前，嗅桂香，吃浆耙，赏明月。母亲讲过多遍的《嫦娥奔月》，大妹子闹着还要让母亲讲，讲着讲着，一圈彩云围过去，裹住了月亮，大妹子高兴地说：“嫦娥姐姐出来啦。”

我工作在三百多公里之外巴山深处，两三个月才回家一次。可是每年的中秋节，再忙也要回家，一是团圆，再就是为的是那一块浆耙，父亲年老了，推不动石磨了，磨浆耙的任务自然落到我身上。

丰收的老玉米，堆满堂屋，是一座金色的宝山，闪着光，散着香。那些似老非老的玉米，被母亲挑拣出来，一粒一粒地剥下来，在清水中洗几遍，再浸泡之后就可以在手推石磨上磨浆耙了。

母亲把石磨清洗干净，拿来推杆，石磨下放好接浆耙的木桶，我摇推杆，母亲灌玉米，弟妹们围在石磨周围，石磨磨，嗡嗡叫，淡黄的浆儿糊糊从磨缝里溢出来，飘散着玉米的甜香，大妹咯咯笑，用食指蘸一点浆耙糊糊尝，咂巴着嘴，母亲笑呵呵，戳了一指头大妹子，就唱起了歌谣：“摇石磨，摇石磨，吞下玉米笑呵呵。转转呀呀呀呀转，洒下玉米浆流成河，做成一个圆馍馍，邀请嫦娥吃一个。”

浆耙磨完，现在的活路就是父亲的了，大大小小的土坛子，洗净，晾干，父亲就一勺一勺地装，等待装完，盖上盖子，抹上厚厚的黄泥巴密封，一坛一坛搬到阴凉通风的后屋，这就是以后几个月的口粮。

母亲要留上一盆做浆耙馍馍的，母亲将盛在黑土盆里的浆耙糊糊搅拌均匀，这时候，再舀来一碗米粒甜酒倒入，轻轻搅动，慢

屋檐下的燕子窝

□ 李宗保

次因为太过专注，缝衣针竟扎破了母亲的手指，害得母亲赶忙用嘴吸了几口。我知道，母亲把对燕子的宠爱，已经缝到了自己的心里。

一只只燕子飞舞着，追逐着，好像在比赛，又像在争抢着食物。母亲看到了，赶忙跑回屋里，抓出一把小米，边撒边说：“别争了，快来吃吧，这可是去年新打下的小米，专门给你们留着呢！”那温和而亲切的声音，仿佛不是在给燕子说，而是给自己的子女们说。可燕子并没有因为母亲的关爱就飞落到地上，照样盘旋着，飞舞着，或在电线铁丝上排排坐。不过母亲总认为，燕子能听懂她说的话，不然母亲几次对我说：“你看，我一说，燕子就转头看我呢！”

幼时的我，绝对是乖孩子。尤其是看到燕子相互追逐，或在电线拥挤着排排坐时，多像五线谱旋律，心中总是特别的羡慕。心想，如果自己像燕子那样飞起来，在电线上排排坐，那该多好呀！

特别是看到燕子相互叽叽喳喳地鸣叫时，我总会问母亲，燕子在说什么呢？轻语呢喃，啾啾絮絮，好像是故意在我面前打哑谜似的。母亲笑了，伸出手，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。我笑了，忍不住地又往母亲身边靠了靠，挤了挤。

燕子给我印象深刻的，还有一个缘由，那是燕子的身姿和打扮。燕子与其他鸟类相比，明显是身形轻巧，精致可爱的。它的羽毛由黑白两色组成，其背部和尾部，是黑色的羽毛，而颈部和腹部却是白色的，很像电影里的男主人公身穿一件黑色的绸缎燕尾服，柔软光滑，黑亮可鉴。特别是胸前的那抹白，又像一个绅士，里面穿着一件雪白的衬衫，风度翩翩。

燕子每年会在我家待六七个月，可以说，几乎大半年时间是和家人一起度过的，几乎成了家中的一员。因为有了燕子，院子里多了一份快乐和谐。刮风下雨的时候，父亲总会朝燕窝多瞅几眼，看燕窝会不会灌进雨，吹进风。燕子孵小燕子时，为防止乳燕掉落，父亲会专门在燕窝下面铺了一些柔软的麦秸。母亲对燕子更有一番关爱。喂鸡时，母亲总会多拿出一把小米或玉米掺撒在地上，对着燕子说“快下来

扶犁的智慧

□ 吴建华

早春的田野溢满了泥土的香气。

我从爷爷的身后看去，泥土从犁铧的两面分开，中间留下一道深深的犁沟，整体是一条新开的道；爷爷顺手把冒出土泥的石头，像抓小偷一样扔向了远处。不一会儿，他又犁了回来，新翻开的土浪又覆盖了前面的犁沟线，又重新开辟了一条道。我当时就想，这道与那道是不相同的，爷爷与老黄牛不是在玩儿“否定之否定”的哲理吧？

到了后晌，来了一个看热闹的老夏表，比我小三岁，那时他初中毕业，不想上学，也不想干活，整天无所事事的样子。

他忽然心血来潮，夺下爷爷手中的犁把子，扬鞭就打。我看见老黄牛的双眼立刻发出了一道蓝光，双耳又立成了两把钢刀，就连出气也变得又粗又响。他嫌牛走得太快，忙俯下身去按住犁铧，犁铧就使劲向着泥土深处扎去，翻动起来的土浪直向两边翻倒，没几步，只听得一声脆响，犁铧尖挂在一道树根上，犁弯木顿时扯扯出了两截……爷爷挥着草帽赶过去，唏嘘再三，说：“你娃二杆子呀，得罪了牛还能犁好地吗？你猛冲猛打不是个架势子。”

我后来考学走了，很多年没有再见到夏老表，最近忽然听说他残废了一条腿，起因于他在承包地里用机器耕地。有人说他冒冒失失，不懂性能，操作不当，被飞速转动的机器，一个回头给粉了一条腿。

前阵子回老家，路过村头的打谷场，见几个老汉蹲在碌碡上抽烟，正聊起夏老表的事。其中一个磕了磕烟袋锅，说：“他那性子，早该吃点亏。当年跟他多赶车，就敢硬让辕马拖着石头碾子冲陡坡，结果车翻

慢拍打，抡成一个凸面的小山丘，恰似一轮镶着黑边的满月，丰盈盈，黄澄澄，一拍黑土盆，颤悠悠。捂上被单，放在阴凉处发酵一天，等到飘出玉米的香甜味就可上蒸笼了。

母亲做的浆耙馍，有甜味、咸味、麻辣味，都是我的最爱。干荷叶用温水泡开，剪成不同的形状备用，浆耙糊糊里勾兑蜂蜜，包裹时再丢进几粒莲子和枸杞，至于咸味、麻辣味，母亲在浆耙糊糊里掺上花椒粉、蒜蓉、葱花、苜蓿、姜末、红椒、青椒、瘦肉丁，用线缠紧，甜浆耙馍形状落成，可以上蒸笼了。

我给添火，母亲给看气，弟妹们围在灶台。灶膛的火，噼啪剥剥在燃烧，呼呼啦啦在欢笑，一股一股的火苗子，冲出灶膛，弯成一个红红火火恍恍惚惚的问号，这时候，蒸笼下的水开花了，咕咚咕咚地闹，锅四周跳跃着水珠，好似盛开的雪莲花，簇拥着蒸笼。“扯火，让余火慢慢蒸上十分钟！”母亲一声令下，我赶忙捂灭了明火，等待浆耙馍最后的裂变。

真是奇怪，用荷叶包裹蒸熟的浆耙，奇香无比，荷叶的清香、玉米的甜香、米酒的醇香、调料的香味一起爆发起来，刺激人的味蕾。弟妹们喜欢吃甜浆耙，剥开浆耙馍，月亮形状的浆耙，黄亮黄亮的，其中的调料裹在其间，偶尔就成了桂花树、玉兔，还有红的、绿的、黄的调料就成了彩云，妹子拿在手中，端详老半天舍不得咬一口。

浆耙还有一种吃法，就是熬浆耙粥，陕南人最爱的。封存好的浆耙糊糊，可以存放多半年的，吃的时候敲碎碗里的黄泥，解开盖子，就有一股酸酸甜甜的浓味道冲出来，这时候的浆耙糊糊变得金黄金黄，起着透亮的黏液，舀上一瓢，在开水锅里熬，等到黏稠就好了，这种浆耙粥，甜中有酸，酸中有甜，酸甜可口，十分开胃，一口浆耙粥，一片腊肉，或者一口土豆耙，或者一口清炒四季豆，是一种最美的享受。

“卖——浆耙馍儿！”如今一年四季的大街小巷都有兜售的，喜欢浆耙馍馍的陕南人，总要循声走过去，挑拣自己喜欢的味道。小餐馆、大酒店也不甘落后，让浆耙馍馍、浆耙糊糊走上餐桌，成为南来北往秦巴游客必点的佳肴，吃出浓浓的乡愁。

吃！再不来，老母鸡吃完了。”

燕子毕竟是候鸟，总有离去的时候。所以每年九月，当燕子又准备南飞的时候，母亲总会经常性地自言自语：“小燕子又快要走了。”从母亲的脸上，从母亲说话的声音上，让人感受到了她的无奈和失落。

但母亲知道燕子该走了，因为北方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，田野上的食物越来越少，所以尽管无奈，母亲还是会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走吧，走吧，明年可要记住回来。”仿佛在叮咛即将远行的孩子一般。

小时候，看到燕子的春来秋去，并没有太多的感受。尔后当我也像一只燕子，离开了家，在城市漂泊了几十年已经进入中年，却越来越对故乡，对那个旧屋越加想念。尤其是看到了燕子归巢、燕子南飞之时，总是不由自主地在内心深处涌起阵阵的波澜。

母亲离家时，我又一次回到老家，回到老院。望着那座曾经住过燕子的老屋遗址，心里突然涌起一丝丝伤感；自己何尝不是一只秋去春来的燕子。而燕子每年尚能飞越千里之外，去寻找曾经住过的破旧的门楣，而离开故乡几十年的我，以后真的能够常常“飞回来”，寻找自己曾经住过的老屋吗？燕子住过的老屋已经不见，是不是我以后也会像燕子一样，没有了自己的家？

“劳劳燕子人千里，落落梨花雨一枝。”当我站在这高大的城墙上，眺望着眼前飞舞的一只只燕子，猛然感觉到眼前的燕子，似乎就是以前曾在我家老屋居住过的燕子，不然，它们怎么会一再地在我的眼前叽叽喳喳，盘旋飞舞？

城墙边的一棵棵开满紫色椋子花的树，不停地在我眼前晃动，仿佛在用手召唤着我；一股股别样的花香在微风吹拂下，一阵阵地从我的身边飘过，忽浓，忽淡，甚至还调皮地钻到衣袖间、散乱的发际间，它像一波波的潮水，涨了，落了，一次又一次地淹没了那颗脆弱的心，又加深了归乡的惆怅，勾起我内心深处源源不断的乡愁。

燕子南飞是归途，燕子返窝是归途，游子还乡何尝不是归途！夜晚做梦，总是争着，抢着，蹦蹦跳跳地踏上了故乡的归途！

了，差点没把他爹给压死。”

另一个接话：“这世上的物件，不管是活物还是死物，都有个脾性。牛有牛的犟劲，机器有机器的章法，土地有土地的规矩，你得顺着来，不能强扭。”

我听着，忽然想起爷爷扶犁的手臂，看似随意搭着，实则十分默契。犁铧入地的深浅，犁口掌握的宽窄，全凭手腕的调控，他仿佛在时时问询着土地：“这样行不？”又在问询着老黄牛：“这样舒服吗？”尽管土地不语，老黄牛无言，但翻出的土块却是细碎均匀的，就连草根都舒舒服服地躺在新土上微笑。

爷爷说：“扶犁不能急，一急就乱了套，憋着点，活儿反倒顺溜。”

如今想来，爷爷的话里藏了多少玄机。做事的若像夏老表那样猛冲猛打，不体恤百姓，迟早要栽跟头；做生意的若只想强取豪夺，不顾客户感受，买卖也做不长久；做人若总凭着自己的性子来，不懂体谅与退让，日子也过不安稳。

今春，我在田埂上看到邻居家的小伙子用无人机撒化肥，飞得又快又急，不少化肥都被风吹到了田埂外。老人们在一旁叹气：“这哪是撒肥，是败家呢。你看以前用手撒，一抔化肥都得掂量着，匀匀实实在在地撒在根上，那才叫侍庄稼。”

说这道理，跟爷爷扶犁是一样的。慢不是拖沓，是懂得与万物周旋的智慧；柔不是软弱，是知晓顺势而为的通透。

爷爷不识字，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个孟子，主张“得天下有道，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。”爷爷只知道一辈子觉悟在泥土里，要说犁把子上的智慧，那是对他最好的诠释。

陕南浆耙香

□ 张朝林

乡土
风物